

范文選讀

華中師院中文系編

# 范文选讀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六二年四月

## 目 录

|               |        |
|---------------|--------|
| 我們永远站在一起..... | ( 1 )  |
| 櫻花漫記.....     | ( 7 )  |
| 魚鷹.....       | ( 16 ) |
| 茶花賦.....      | ( 25 ) |
| 柳.....        | ( 28 ) |
| 竹棚佳話.....     | ( 35 ) |
| 一品紅.....      | ( 42 ) |
| 長江三日.....     | ( 44 ) |
| 內蒙风光.....     | ( 51 ) |
| 延安行.....      | ( 62 ) |

## 我們永遠站在一起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羽田机场上飞机的时候，我站在艙口扶梯的最上一級，望着对面平台上栏杆前数不清的亲切的脸和狂揮的手，我提高声音接連地說：“再見！”我几次揮动我的双手，我真想跑下扶梯，跑到平台上，同朋友們再聚一会，可是人們在催我进机艙，接着扶梯也給推走了，最后飞机轉了弯离开了地面。我坐在机艙內舒适的座位上，想排解压在我心上的惜別之情，却没有料到那无数只手一直把我的心拉向日本朋友的身边，甚至在三个多星期以后的这样靜的深夜里，我还仿佛听見那些友情的声音，看見那些把我的心紧紧拉住的手。我什么也不曾忘記，連一首古老民歌的詞句也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你明天要走了，

希望明天下起大雨来，

一天是不够的，

最好一下就是十天八天，

十天八天的大雨也不够，

不如索性下起刀尖或利箭吧……

这是在我回国的前夕，年青的导演关口潤先生在汽車里对我講的。在我們訪問日本的期間，那位年青导演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都曾為我們出过不少力，可是我們跟他握手告別的时候，他首先紅了眼睛，掉了泪。对这样的朋友，我常常說，我們是乐观主义者，在分別的时候，也会想到将来一定在更美好的日子里再見的事情。然而正是这样的友情把我們和朋友們的心紧紧拴在一起，人們找不到适当的語言表达深的感情的时候，眼泪常常湧出来代替了它們。机场上並沒有悲愁的气氛，送別的場面甚至比欢迎的場面熱烈，每个人都感觉到自

已跟朋友中間的联系，一直繼續下去的、切不断的联系。我跟日本朋友分別的时候，不仅相信我以后有很多的机会再見到他們，而且我还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和他們始終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美妙的事业努力，互相支持，彼此关心，永远不会分开。我知道日本朋友一定也有同感。那一个月中間在亲切的会見和融洽的談話中，在欢乐的聚会和愉快的旅行中，我們和朋友都不曾忘記未来的光明、美丽的远景，大家常常談起它，梦到它。我的确感到了心連心的快乐。

我很难在机场上忍住眼泪。不但如此，在前一天我們的告別酒会上中島健藏先生講完話从台上下來，我走到他面前跟他握手表示謝意，我看見他眼角的泪珠，我的眼睛也紅了。在中島先生的泪珠里和机场上別的朋友的眼泪中一样，閃耀着未来的远景，那么光明、那么美丽的远景。我相信我們和日本朋友的友情一定会在那个远景中开花結果。所以我非常珍視这样的眼泪，而且我总是帶着衷心愉快的笑容，一起它們。

我坐在書桌前埋下头写以上的話，我觉得好象中島先生胸前挂着他那两个照相机，眯起眼睛，露出和善的笑容站在我的对面。在那一个月中間我們常常称中島先生為我們的长兄。他正直、誠懇、善良，却又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热爱他的祖国，他也热爱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不断地取得輝煌成就的人民中国。他的爱憎非常鮮明。我还記得那天早晨在箱根一家温泉旅館的厅子里。我們对坐抽烟，談到古巴，他严肃地說，美国人正在那里干坏事，但是不会久的，古巴人知道怎样对付那一帮人。过两天在东京他又笑容滿面地为古巴人民的胜利跟我碰杯了。他是个忙人，他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誼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做过很多的事情，他和那位不知道疲倦的历史学者三島一先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我至今还不能忘記三島先生指揮我們合唱“美丽的友情”的日本歌《东京—北京》的情景。有人說三島先生从前寡言笑，可是他现在談起中国，談起我們两国人民的友誼，却滔滔不絕。亚非作家紧急會議閉幕以后，日本主人招待各国代表訪問京都，我們在东京上車，經過横滨車站，十多个人打着日中友好协会的两色大旗匆匆地跑到月台来欢迎我們，最前面便是滿头銀发的三島先生。

当时連談話的机会也沒有，火車停留的時間是那樣短。三島先生一直熱情地揮着手。后来他告訴我，他这天剛剛在東京机场迎接了中國法律工作者代表團便趕到橫濱來歡迎我們。在那一段時間里有三個中國的代表團在日本進行訪問，三島先生作為好客而又熱情的主人，他興奮地到處奔跑接待來自遠方的朋友。我們到鎌倉的第二天，回到旅館已經將近九點，在玄關脫了皮鞋，走過客廳，三島先生已經在等候我們。前一天晚上我們從金澤回來，他還在東京上野車站迎接我們，把我們送到開鎌倉的觀光汽車上，現在他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又從東京趕到鎌倉來，他熟悉這個城市的历史，準備陪伴我們遊覽這裡的名勝古迹。他这天還在大學講過課，前幾天還參加過要求恢復中日兩國邦交的遊行示威。我關心他的健康，問他累不累，他笑着回答：“不累，孔子不是講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遠方的朋友來得越多，我們越高興。”日本友人熟悉我們的古典著作。在甲府市一個午餐會上，有人站起來為我們朗誦了王維的七言絕句：“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他是用日本語朗誦的，他還說現在應該讀作“多故人”了。“多故人”，他解釋得多么好！在日本我們確有那麼多的知己朋友。他們的親切的面容已經刻印在我的心上，而且越來越鮮明。我任何時候都仿佛看見龜井旺一郎先生的懇切而友愛的笑容。他陪我們繞着壯麗的富士山訪問了好些城市，為我們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深夜。后来因為周到地照料我們的緣故，他左手的幾個手指在金澤市被汽車車門碰傷了，他讓手指流着血安靜地參加我們和當地業余作家的座談會。他的傷在醫院包扎好以後回到旅館，我們到他的房間去慰問他，他那麼高興地接待我們，談得多么融洽，多么親熱，真象一家人似的。他后来甚至對我們說，他慶幸自己受了這點小傷，才有那樣的歡聚。他還說那天下午和我們一路訪問曾經進行過反對美軍基地的英勇鬥爭的內灘漁民，看到美軍基地的殘迹，晚上又參加五百人的熱烈的歡迎會，他的心情非常愉快，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識。我還沒有機會拜讀龜井先生的七卷選集和他關於日本知識分子的著作，但是接觸到他那優美、正直的心灵，我對日本的知識界不能不充滿敬意。日本的知識分子今天正在嚴肅地考慮問題。日本人民去

年連續二十三次規模巨大的正義鬥爭，在知識界中間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許多知識分子離開了書齋，站在人民鬥爭的前列，要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更多的人走到十字街頭，正在選擇道路，要邁步前進。我昨天剛剛買到一本題作《日本人民站起來了》的畫冊，在顯示鬥爭場面的許多振奮人心的圖片上，我找到不少熟識的臉龐。我又看見了文藝評論界老前輩青野季吉先生，他年過七十，體弱多病，可是他那麼勇敢地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在亞非作家東京會議的前夕，他抱病出席日本聯絡委員會的酒會，走上講台熱情地舉杯歡迎來自亞非兩大洲的代表，第二天剛從醫院出來他又趕到會場。他把參加這次會議當作莊嚴的任務，他因為會議的圓滿成功而感到高興。有一天下午，我們在他那間到處堆書、只能容三、四客人的小客廳里談了一個多鐘頭。老人對我們解釋他的信仰：知識分子離開人民就會走上毀滅的道路。他還拿他一個朋友三兄弟的經歷為例來說明問題。我們回旅館的途中，那位給我們引路的日本朋友用尊敬的語調對我們說：“青野先生是日本文藝家協會的會長，可是他住的地方比許多會員差。他自己並不在乎，他始終嚴肅地對待工作。”我們快要離開日本的時候，老人托人帶來一張紙要我給他寫幾個字作為紀念，我寫了這樣的十四個字：“堅定的文藝戰士，中國人民的朋友”。青野先生不止一次用充滿感情的調子對我談起他兩次訪問中國的印象，他接待我們好象在接待自己的親人。那天我們上飛機之前在羽田機場休息室里，青野先生來送別，他坐在長沙發上面，我和白羽同志的中間，滿面含笑地對到機場來送行的日本朋友說：“我要同中國代表團一路到北京去。”要是他真的能夠和我們同路去北京那多好！今天我在上海的靜夜里還仿佛看見他的起皺紋的面顏，跟我在機艙內通過圓圓的玻璃窗最後一次望見的一模一樣。我多么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到中國來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接受我們的友誼和敬意。

在畫冊上我還見到一個對我十分親切的鏡頭，那就是石川達三先生拿着擴音機在對群眾講話。許多四十上下的中國讀者熟悉他的名字，並且通過《活着的兵》這本小說知道他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作家。石川先生給我的印象也正是這樣。他在亞非作家東京會議上的閉

幕辞和在共立講堂群众大会上責斥小坂外相的講話都得到十分热烈的掌声。有一个下午我和白羽同志到他家里談文学，在他那間明亮、寬敞、舒适的西式客厅里，听他恳切地談他的創作和作家的責任。《活着的兵》里面几个非常残酷的场面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它們象无数根針刺痛我的心。石川先生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右手按住沙发靠背，左手拿着紙烟輕輕地举起来，他用低沉的声調談他一边流泪一边写那本小說的情形。他明知道他的小說会給他招来不小的麻煩，也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可是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把真实的見聞隱藏在心里，經過一个时期的考虑，他终于发表了他的小說，而且吃了官司。石川先生不止一次地严肃声明：他的小說都是有所为而写的，他任何时候都不曾忘記他对讀者負有責任。他的談話給了我很大启发和鼓舞，光明、美丽的远景，給我驅散了二十几年前小說中阴暗的场面。回国的時候，他把我們一直送到机艙口扶梯前，最后一次紧紧的握手不仅表示了深厚的友情，还訂了重見之約，第三次、第四次……見面的約。这样的友情是任何外来的力量所不能破坏的。

芹泽光治良先生也是我这次在东京結識的一位敬愛的朋友。他跟身材高大、身体强健的石川先生比起来，显得有点蒼老了。然而他在精神上还是和石川先生一样地年輕。我在他的家里作客，他象接待久別重逢的老友一样。他坦白地說他同龟井先生过去都是所謂沒有傾向的中間作家，若干年前他在法国害肺病，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觉得有許多話要告訴后人，才开始写小說。可是他一再向我們強調人民的喜、怒、哀、乐就是作家的喜、怒、哀、乐，也毫不隱瞞他对北京的向往。他每一次的談話中都流露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情。这种友情可以說是日本作家對我們的共同語言，友情可能有深有淺，但严肃和誠懇却是一样。

热情而講話不多的白石凡先生在飞机跟前和我們握手分別的時候，差一点掉了泪，他为亞非作家的會議，為我們的訪問，忙了許多天，也應該休息了。木下順二先生从旅館一直送我們到羽田机场。在机场上我沒有見到阿部知二先生，可是我至今还怀念他。刚才我还找出来他和我在箱根小湧園风景如画的院子里合照的相片，他的脸上现

出他常有的那种笑容。我想起和他在箱根过的两天十分愉快的生活。到箱根来同我們欢聚的还有几位日本朋友，中島、亀井、白石三位早一天回东京去了。阿部、木下两位和我們同时离开箱根。有一次我們談到日本的现状，阿部先生非常激动，也很痛苦。可是我們談到日本人民的斗争，談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又点着头愉快地笑了。我們离开箱根的前夕，晚饭后，談到十点钟还不忍分开。大家重复着已經講过多少遍的話，还觉得言不尽意。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們两国人民間的友情激动着我的心，我多么渴望这种友情开花結果的日子早日到来。

我相信那个美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而且不会在若干年以后。这是我們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我們两国知識界、两国作家共同的愿望。我和每一个日本朋友的談話都增加了我的这种信心。藤森成吉先生的朴素客厅外的雨景，川端康成先生收藏的字画，井上靖先生家美丽的积雪的庭院……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不論是阴雨連綿的日子，或者春雪飘飘的靜夜，我們都和日本朋友在一起暢談文学和友谊。我們已經把每一个友人的声音和相貌帶回了中国。我沒法在原稿紙上写下那許多、許多對我們十分亲切的名字。（我有多少感謝的話要向他們傾吐！）但是每一个朋友都在我的思念中。我永不会忘記他們。

我并不是一口气写成这篇短文。我只是在思念最深的时刻写下一点怀友的感情。我在文章里常常提到“靜夜”，因为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伏案执笔。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也看到那个共同的事业的光辉，我也体会到那种象长流的水一样切不断的深厚友谊。现在日本人民斗争的烽火又熊熊地燃起来了。對我們两国的作家來說，难道还有比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胜利和幸福更美好的事业么？烽火越燃越明亮、越美丽，我們和日本朋友的手也越拉越紧。大家都在为那个共同的事业努力，我們和日本朋友始終站在一起，而且永远站在一起。我很喜欢那首民歌。但是今天用不着“下大雨”或者“下刀箭”来挽留象我們这样的客人了，我們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永远、永远切不断的。亲爱的朋友們，請允許我紧紧地拥抱你們。

（选自《人民日报》1961年8月8日）

# 櫻花漫記

劉白羽

我們非常幸運，訪問日本正赶上櫻花時節。早從魯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中讀到“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象緋紅的輕雲”，就使我对日本的櫻花懷有詩意的向往了。不過，我也曾提醒過自己：在今天我到底懷着怎樣心情去日本看櫻花才合宜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得感謝西園寺公一先生。當我們3月18日离北京動身時，蒙受他的盛情，來為我們送行。他說：“櫻花要開一下開起來，要落一下就落了，從前日本人通過它，闡明一種武士思想，說人生短暫，要干就轟轟烈烈干，要死就痛痛快快死。現在櫻花還是從前一樣的櫻花，可是，日本人民已經變了，他們堅持不懈地進行了鬥爭。”他的話啟發了我，使我的眼睛明亮起來。我看見正是這繁榮茂盛的櫻花，如雲似海，給人們帶來陽光與溫暖。它那種迎春風而怒放的精神，不是正蘊蓄着日本人民革命精神與革命熱情嗎？

—

到達東京最初的時日，只能是探詢櫻花的階段。

3月24日，晴空萬里。十二點三十五分鐘，眼快的人從飛機左窗上，發現了積雪的富士山頂。人們都爭先恐後擁到左窗前，誰也不肯錯過這個機會。只見碧海青天之上，浮着一片蒼茫雲霧，雲霧中突露出白皚皚的一個山頂。日本詩人稱為“雪笠”，我看象倒垂的白蓮花。啊，這就是富士山了！這時，陽光射在山上，我忽然覺得那一道道雪痕，象是一條條皺紋。富士山！今天你懷有無限憂愁嗎？你曾經爆發過火焰。而今天，你不是也飽含着多少烈火將要噴射出來嗎？……這烈火就在這碧海、這大地、這棱棱山谷、這漠漠森林、這珊瑚礁般的海岸、這碧玉圈似的海灣、這上面的民族、這上面的人民。飛

机下旋，海，激荡、浩渺，而又变幻无穷。整一点，飞机掠过城市上空。人們告訴我，“这是横浜”，“这是东京”。正在这时，忽然一片紅色的海在动荡，仔細看时，却是机场上一片搖动的紅旗了。

第二天上午，我从住处出来，头一次到东京街头，陪行的朋友把樱花树指給我看，树上还光秃秃的。我想春天的生命也許刚刚在树身中苏醒吧。

这时，我的注意力轉向这奇異的东京。我用“奇異”二字——因为有许多奇異的传说，包围着东京。比如，人們說东京是一个乱得令人发狂的城市。我們的车子走走停停，一下拥塞在路口上，一下又卷到急駛的洪流中，我們穿过銀座，順丸之内笔直的街道向前奔駛。这时年青的日本朋友从前面車座上回过头来，就好象有一道明亮的阳光射进車来，不管他紧貼身就坐着一位警視厅派来的人，他热情洋溢的指点着外面，他說：

“看！这就是我們游行示威的地方，他們管这里叫‘皇宫广场’，我們管这里叫‘人民广场’，去年，二十三次行动，很多人們是这里集会、游行，到国会去請愿的。”——这时，我感到东京每一寸土地，都在震荡着斗争风暴的迴响。你只要看一看这青年朋友奕奕的眼神你就明白了——一个严肃、不屈的日本正在行进。高耸圓頂的国会大楼，出现在不太远的前方。他忽然說：“就是在这里，警察們向我們的队伍冲来，毆打我們。”……当我回来的时候，又从国会眼前经过。驀然間，从街口上出现手执紅旗的人群。然后一小队穿着黑制服的日本警察，就象高尔基在《意大利童話》中所形容的：“他們好象是洋鐵皮做的，……仿佛是带彈簧的玩具。”机械的跑着步，从我們汽車前头横跑过去。我这才发现国会門前，一群一群請愿的人象潮水一般湧过来。同行的青年朋友把国会旁一片柵墙指給我看，說：“学生当时就是从这儿冲进了国会的。”当天夜晚，我又驅車穿过东京街头，到达市中心时，夜空中給輝煌的灯火照耀出几片紅色云霞。一轉，又是国会。我看見国会門前，大約十几級台阶上，挤滿騷动的人群：一面是警察在阻止，一面是請愿行列在向上冲。我們的汽車很快駛过，但东京人民的斗争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看見了一个真

正的日本，——她不是銀座街頭夜總會紅綠燈光中的日本，不是淺草裸體舞廣告上的日本，不是警察派出所門前白牌上写着：“二十三日，死——七，傷——一六五”車禍的日本，不是池田統治的日本，不是美軍基地鎮壓的日本，她是一個真正聖潔、莊嚴的日本。當那些高踞統治席位上的叛徒們，把一個日本降低到可悲的地位上時；另外一個日本，人民的日本，民主的日本，用他們雙手把日本民族，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升到空前未有的高度。這正是東京的現實。腐朽的與新生的，兩種力量在衝擊。我看到一幅法西斯黑十字旗從幾層高樓上垂下來，我看見電綫杆上張貼着紅黑二色的愛國黨的恐嚇標語，它們标志着——辱罵、暗殺、無恥與不義；但那個真正的日本在大踏步地跨過它們前進。

櫻花尚未開放，但我已感到人們殷切盼望櫻花的心情。我到中野區小瀧町去拜訪芹澤光治良先生時，經過新宿區一條熱鬧的小街，發現這小街上充滿濃郁的日本色彩。店鋪門前懸挂着各色各樣的日本紙燈籠，黑地上写着紅的“壽”字，是賣“壽司”米糰的；白地上写着紅色“燒”字的，是出售日本茶食的。酒鋪門口遮着各種顏色的短幔，晶亮的櫺窗里擺着盆景鮮花。這兒穿和服的人多了，木屐聲音在人行道上响着。不知為什麼，在東京，我每次走過這些小街，都感到——正是在這兒，日本民族正在對美國文化侵襲進行負隅頑抗。而這一切對真正愛日本民族的人，令人感到親切。不過，這一天，在這小街上引人注目的，是街道兩旁店鋪門前一束束粉紅紙剪貼的櫻花，迎風招展，使得小街上春意盈盈。人們告訴我，“這标志着櫻花節開始了”。我原以為這紙的櫻花立即會招來滿地櫻花怒放，誰知真的櫻花開放，還要經過一場那樣大的雨雪。

## 二

這兩天，東京真暖。一件薄薄的夾大衣，在人們身上也有點嫌重了。就在這樣暖洋洋的天氣里，輕悄悄地落起雨來。這一天我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世田谷町一條幽靜的小巷。這時綿綿的春雨，愈來愈大。非常可感，阿部知二先生打了一把傘，穿一件玄色和服，踩着木

展，已經停候在街邊上了。他招着手，透過眼鏡露出他那笑迷迷的眼光。這一带完全是日本式建築，透過會客室那小巧窗櫺的糊窗紙，隱約看見，雨滴從綠幽幽的藤蔓上滴落着。這是多么珍貴的、溫暖的春雨啊！這春雨使人想得開闊、辽遠。當我們促膝傾談時，阿部先生由即將開幕的亞洲作家會議東京緊急會議，談到他的一个美好的理想，這就是一個亞非“大家庭”的理想，他說這是一次從黑海到日本海的“大家庭”的相聚。讓春雨不但滲進土地也滲進人們的心房吧！在土地里滋潤的是籽種，在心房里滋潤的是友情。

當天下午，當我和山本健吉先生在旅舍內晤談時，窗外變得雨雪交加了。將進四月，却落起茫茫大雪，這在日本也是很稀罕的事。山本先生說：暖和的地方，櫻花該已開放了。再過一个星期，京都人就要坐在櫻花樹下紅氍毹上過櫻花節了。我說：我們北京人管這個时节落的雪叫“桃花雪”，那麼，東京這一場雪可以叫“櫻花雪”了。從窗口看出去，雪一直在急速的降落着。我們談文學、談友誼，談歷史的陈痛，談未來的希望。他說到一千多年來中國文學哺育了日本文學。我講到明治維新後日本對中國輸送了新的文化思潮。他說中國在解放後又走前了一大步。我說在新的鬥爭中日本文學正在茁壯成長。文化與友誼結成一條長河在我們之間潺潺流着。這溫暖的友情，這迷茫的雨雪，奇妙的交織在一起，構成在東京這一永遠令人難忘的口夜。雪愈落愈大，入夜，當我們到三鷹去看丹羽文雄先生時，東京變成一個冰雪世界了。潮濕的雪霧罩在汽車窗上，車燈照射之處只見雨雪繽紛，在一節小巷里，汽車甚至為積雪壓彎下來的樹枝所攔擋。就在這時，我仿佛一下接近了我所尋求的日本。這是在雨雪泥濘的途中，担负着忧患，也担负着希望，正跋涉前行的日本。這時，芹澤光治良先生一头白发，脸上显露着慈祥的微笑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他的話聲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們是前一天見面的，那時他說：“日本民族從明治維新以來，從來沒有嘗受過民族的不幸，因此日本民族是驕傲的，它不能体貼其它民族的心情。但通過上次不幸的戰爭和美國占領，產生了民族的苦惱和民族的災難，如果說有什麼收穫的話，就是日本民族能够体貼其它民族的心情，他們認識到光靠自己是不能够获

得幸福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日本民族开始需要东方民族的同情了……”我以为这是庄严的日本民族的良心。昂起头前进吧！正是现在，你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骄傲。你跋涉的也许是雨雪泥濘的征途，但真正的春天正从这一场雨雪中开始了。

雨雪逝去，阳光把天空和大地照耀得如此光亮。温暖。一个有着棕褐色圆面孔和耸立着灰色头发的五十岁开外的人走了进来。他的衣着非常朴素，灰呢上衣里露出敞着领口的黑衬衫，从他那沉着、刚毅的神情中，透露出一个久经风霜的战士风度，这是杰出的日本革命作家中野重治。他的小说《初春的风》曾和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一道为中国读者所欢迎。小桌上插了一瓶石竹花，花朵象血一般红。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他谈到中国留给他的愉快的回忆，我谈到我从日本文学作品里面熟谙了的东京。这时，他站起来走到照满阳光的玻璃窗前，向楼下望了一阵，然后指给我看：

“小林多喜二就是在这地方——筑地警察署里被杀害了的。”

我问“听说这近傍有条街就是德永直写过的《没有太阳的街》？”

“不，”他坐回沙发上吸着纸烟，“那条街在文京区小石川指个谷。当时那是一条肮脏的街道，房屋低矮破旧，现在已经变成一条洁净的马路了。东京远不是过去日本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东京了。”他思索时，额头上出现几条深深的皱纹，他的声音和透过眼镜片的眼光沉静，——一段灾难的历史的回忆从他胸中升起……

“经过战争，东京这一带都炸毁了。1945年3月到8月，轰炸得最厉害，不过，那些用钢筋钢筋筑成的，真正从事武器生产的大工厂没有遭到轰炸。那些为大工厂承包加工的家庭小手工业工场，却给美军的烧夷弹烧得一千二净。就是这样，那些生产军火的大资本家，战后被保存下来，而小手工业的工人们生命财产失去了保障。战争期间，究竟谁在什么时候死去的，总共死了多少人，这一切是谁也不知道的。”他的浓眉从眼镜边上向上耸了耸，“你看，现在的东京建设得比过去‘好’了，但是在这个‘好’里包含了各种矛盾。”他苦涩地笑了笑，讲了战后日本人民愈来愈困苦的生活。然后他说：

“日本的社会生活，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美国化了，而且呈显出一片混乱。我仅以小事为例：只要你走在街上，便到处都可以看到用外国語写的招牌和广告。”

“比如这‘Peace’（和平）香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地白字的小紙烟盒子，“不仅牌子是英文，而且盒子上的图案也是日本政府花了一千五百万日元請一个美国的美术家設計的。如果讓一个日本的美术家来設計，只需十分之一的設計費，而且会設計得更好。我相信，日本的美术家不会低于美国的美术家。还有，有些藥品的名字用的也是外国名字。更荒唐的是，藥品的說明書也是英文的，这样一来，象我这样不懂英文的人，买了藥后，不知道該吃几粒，也不知道应当在飯前吃或飯后吃。外国名字的广告，在报纸上、广播里和电视里大量出现。象我这些古板一些的人，看不懂也听不懂这些广告，因此頗有被生活所拋棄的‘危险’。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在文学作品里。”

“生活方式也欧化了。有些人認為只要是‘新’的东西，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这些人又偏偏同日本的保守势力密切地相联系着。那些接受表面上所謂‘新’事物的人却反对本質上的新事物。”

我說：“本質上的新事物縱然一时不被人接受，但是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接受的。”

“是的，我完全同意。”

最后他站起身来。我們談到明天开幕的亚非作家會議緊急會議，我說：“我們新的里程就要开始了。”

他說：“是的，在新的里程上，我們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是更大的困难，只能激起我們更大的勇敢！”

中野重治先生告辞走了。他留下最后一句話的声音。我从窗口上凝視着东京，沒有风砂，沒有云雾，太阳好象用海水洗过一样灿烂、光明。我看見的，是这一个整个的民族。从天空、从地下都发出那样一个轟鳴的声音：“更大的困难，只能激起更大的勇敢！”

春风吹綻了櫻花。

我第一眼看到櫻花，是在琵琶湖畔的石山寺內，而且那是最珍貴的品種八重櫻呢！

回到東京，東京的櫻花也已燦如雲霞，櫻花節已至高潮。皇宮河邊那片櫻花林中，搭起彩棚，豎起長幡，入夜燈光如晝，召喚遊人。不過，不少更有雅興的東京人，早到上野各地去踏青賞花了。一個民族的风習，總顯示出一個民族的優美。在這燦爛的櫻花季節，我們拜訪了石川達三先生，在他那幽靜的廳堂里談論文學。我們還和青野季吉、佐多稻子、野間宏、篠田研二、千田是也、村山知義、三宅龜子、深尾須磨子、木下順二、松岡洋子、壺井繁治、波多野太郎各先生作了暢快的晤談，這些晤談充溢着兄弟的深情厚誼。這一節里，在記敘櫻花節高潮時，我要把我敬重的中島健藏先生作為管領春光的使者來寫，他陪同我尽情的享受了櫻花一日。

4月5日下午我們拜訪了中島先生。我們在北京不止一次會過面。在東京，他是照顧我們最親切的一個，因此，我們都從心里尊稱他為我們的長兄。他是一位有着很高威望的評論家。如若說在中野重治那里我感到一個民族的剛強與堅毅，那末，在中島健藏這里我感到一個民族的深厚與宏大。當然，無論從哪一方面，我們都會接觸到日本的戰鬥激流。他頭髮閃着一抹銀白色了，但他愈發成為一個堅韌不拔的站在鬥爭前綫的戰士了。他，在滔滔濁流中，代表着正氣與良心。在若干鬥爭中，不但是維護者，倡導者，而且自己担当律師出席法庭。他的深沉的眼光，真摯的聲音，使得一切違反真理與正義的東西無地自容。但，在朋友面前他的溫厚的笑容總象春陽一樣溫暖照人。

這天，中島先生和他的夫人熱情地在門口迎接我們。在走廊與書齋里，可以說是書的世界，櫥頂、案頭都堆積如山丘。他把我們讓進書齋旁一間會客室，通過大扇玻璃窗，可以看到布滿陽光與濃蔭的庭園草地。當我們坐下來談論着日本、中國、亞非兩大洲時，我覺

得这广阔无垠的世界，就列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非洲船夫顺着河流激荡，我们听见亚洲母亲抚慰婴儿的歌唱。忽然，我们都停止下来屏心静气，把眼光落在一片阳光照亮的庭园草地上，有两只棕鸟，那样安闲自得地，在那儿轻轻的踱步，……多可爱呀！中岛夫人说：

“只有我们这个院子里，它们最喜欢来。”

陪同来访的白土吾夫君说：

“棕鸟大概知道这院里住的是和平人士。”

我们都笑了。中岛先生也笑了。

中岛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在日本业余摄影家中，是第一个能手。他的书斋墙壁上一幅放大的照片吸引了我，那是“北京的清晨”——他微笑着，端详着说：“你看，这一个朝向太阳去的年青妇女的姿态，不是象征着充满朝气的新中国吗？”他这样说时，对中国的爱自如地展现在眉宇之间。我们为一个新的提议而兴奋起来了，他和他的夫人要陪我们到井之头公园去赏樱花。夫人兴匆匆的作着出发准备。他忽然向我点点头，“来，你看看我的秘密。”他掀开一幅垂幔，把我引进一间小小的工作间。这里面一个工作台上摆满各种机械零件，墙上挂满钳子等工具，笑容在他的脸上震颤开来：“这是我的工场，我工作累了，就到这里来修理各种机械。”凡是老朋友都知道他的爱好，知道他有一双灵巧的手。所以当我回到北京，和西园寺先生谈起中岛先生时，他头一句就问：“你看了他的工场了吗？”

中岛先生邀我坐他的车，由他的夫人开车，原来他夫人经常关照着，自己开车送他去工作去开会。不过现在我们是去看樱花。真难得的春晴啊！井之头公园在一片树林里，从繁华，嘈杂的市中心来到这儿，真令人心曠神怡。不过，我还不知樱花在那里。当我们穿过树林，发现一个小湖，沿着湖边走去，忽然看见千万树樱花完全盛开了，真是“春风扫尽茫茫雪，一片樱花耀眼明”，不久前我到苏州观赏过香雪海，这日本的樱花确实象一片无垠的雪海呢？你看，这一簇簇，一片片，压满枝头，开满晴空，你分不清花朵，花瓣、花萼、花蕊，只是一球球，一串串，在春风微荡之中，象银色的霜花，象透明的玉屑，象水洗的胭脂，樱花把日本的春光渲染得多么鲜明、浓艳啊。